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一枕奇  
第十卷 舉罪廢雙俠報君恩 化貪癡一門成忠孝

《點絳脣》： 大刀闊斧，千原血碧花紋古。恩怨都灰，寸心誰共數。 青草黃沙，大抵英雄譜。盡胡越，江山塊土，隨分勳名補。

話說那任提學次日起來，帶了兩角文書出堂，叫巡捕官道：「這封公文發東昌府刑所，這封公文發下東昌府學教官。」又喚差役取一條大鐵鎖來，道：「開了這門，把袁生員鎖了，押解東昌府寄監，另文發落。」那差役等凶凶的踢開門，不見個人影，回來稟道：「老爺吩咐鎖甚人？」提學道：「是這房裡袁生員。」差役道：「小的去拿。並不見人。」提學道：「那有此話。」又叫隨身門子同去一看，又回來稟道：「委實無人。」提學道，「胡說，待我自看。」眾人跟了，四圍一看，果是無人。又命將房外四下俱去搜遍。眾人領命，象趕獐子捉兔兒一般，這裡尋一會，那裡尋一會，都來稟道：「四下搜尋，俱無蹤影。」提學道：「這樣高牆重門，難道飛了？」但是衙裡不見了人，又不好聲揚得，只得道：「罷了。」眾役方才歇手。心下越發惱怒，叫巡捕官道：「你去到袁老爺家，說道那袁相公我請來教書，不曉得夜來竟偷了衙內物件走了，若在他家。叫他發出。你帶將來。若不在他家。就著落他身上跟尋。這是要上疏奏聞的事，不比小可。」正是：

失了狐狸，來追狡兔。

兩處角雌雄，不知誰禍福。

巡捕領命，到了袁家從頭說了，誰知那袁公又是個硬烈漢子，聽了大怒道：「胡說，昨日一個人，明明是他請了去，不知怎麼樣謀害了，還問我要人。你拜上他，我袁某不是怕人的鄉宦，叫他問一問來。」巡捕官不敢隱諱，盡情稟了。任提學曉得袁公不是好惹的，我不做，他也要做出來。如今講不起了，只得出了一揭。揭內略道：

廢閒鄉宦，逞勢作成，紊亂簞規，把持朝政。時大來原江西大盜，粵東劫獄，既案牘之如新。再逮南昌，復朦朧而狡脫。乃袁某認為氏族，藉其爪牙。既認賊作子，明窩盜奸，若不亟除漸滋害教等語。

這袁公是不怕硬對頭的，也出一揭，略道：

提督學政，何等尊嚴，出納人才，極宜清慎。任某口茸庸才，冬烘貽誚，殺門生於衽席，詭言絳帳研朱。任兇惡為腹心，忍致青衿殞碧。責其大義，大玷官箴，問以刑箴。曾何操守。某府童生，得銀若干進學，某人過付。某學生員，得銀若干，補廩若個先進。總以朝廷之冠裳，濫充金穴之腥臭。急正兩觀之誅，少示四凶之儆等語。

兩下揭了，又各出疏奏聞。不幾日，旨下道：

任某婪贖無厭，贓證昭確，該部嚴核具奏。袁某自有本末，不必瑣陳，本內有名。袁時著該地方官別緝，審結該部知道。

這正足：

害人還自害，饒人爭自饒。

宦情如紙薄，王法似霜高。

那任提學掃了一場大興，又奉了許多銀子，進部打點，才討個罷職為民，收拾回家去了。那時大來自從小姐放出之後，急忙走到個破廟裡藏身。次日，捱城出門，急急往北京那方跑去。身上有了盤費，伺便僱些車馬搭腳。不半月，到了北京城外，賃個房兒住下。逐日進城，打聽事例，覓個容身之地。一日，偶然見邸報，知袁公與任促學訐奏，奉旨嚴處，心中暗自歡喜。卻說時大來這個房主人，姓高名臨字進之，世系北京指揮。其兄遭土木之變，該進之應襲。那兵部怎肯輕易把人個襲職，要索幾百幾千方肯奏名。這高進之也是硬諍漢子，他說：「我那得這些銀子與人。就是襲了職，向後若沒銀子謀鑽掌事，這債壘何時填滿。有我這一身本事，自家掙個功名，也替祖宗爭爭氣。」所以竟自閒住在家，武職中有這樣人，也就是清高才品了。時大來住在他家，氣誼相投，彼此相敬，甚是說得著。這正是：

惺惺惜惺惺，好漢識好漢。

對面起風波，寸心存冰炭。

那一日，時大來正出城來，聽得主人家眷在裡面啼哭，高進之眼也揉的紅紅的。時大來道：「高兄今日甚事，這等不快活。」高進之道：「不瞞你說，俺搬著硬氣，功名心淡，又無生事，家道消乏，莫道時不我與，似得連這房子也守不住了。今日欲將小女賣到一個人家，得些財禮，支應家口，房子不捨，所以相對啼哭。」時大來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快些留著令愛，我身上還有幾兩銀子，兄可拿去暫用，再作區處。」高進之是有抱負的人，接著也不推辭，就拿進去與渾家道了。高娘子感激不過，從此高進之與他兩個人，真同似至親骨肉了。

一日，高進之道：「時相公你一肚才學，緣何不出來一試？」時大來道：「如英雄無用武之地何？」高進之道：「說那裡話，今乃科場年分，宗師定了科舉。還有遺才，大收兩場。你有興，冒我衙裡籍貫，考進了學館，也討得一分處。」時大來道：「這倒湊巧。」次日見文宗告示，大收遺才。他就認姓高，因前此留姓不留名。這遭留名不留姓，改名叫做高升。進場考畢，出案是第一名。白衣觀場，這高進之夫婦歡喜的緊。小心貼意伏事他，完了三場，榜發，中了第三名。一個經元，捻指間過了會試，又中了會魁，殿試二甲進士。他是受過磨練來的，立意要做好官。不學那些人，謀東轉西。只聽公平選授，就還了刑部主事。刑部雖冷淡，他也不較冷熱。又收拾了些盤費，托高進之替他迎接家眷。那進之知己感激，不敢推辭，即日就道，不上兩三個月，將夫人萬氏接到衙了。萬氏又對丈夫說：「高進之一路周旋敬謹，真如至親一般。」時大來越加敬重，以此就請他同妻子進行來往。正是：

朋友夫妻恩義盡，合門和樂勝千金。

那一日，正坐堂理事。忽然，堂上發下一宗文卷來，拆開看，內中批道：

黃俠一案，緊要欽件。該司限日嚴審報奪，以便奏聞，毋擱遲委，自干罪戾。

時大來見是緊急公務，即刻提來聽審。帶到跪在階下。時大來仔細一看，吃了一驚，暗道：那人卻象風鬍子，如何叫做黃俠？細認一認，見面龐雖黑瘦，那一部鬚髯飄飄如故，明是他無疑了。卻犯了欽賊，這事怎樣處，且試審他口氣，再做商量。看了文卷，就叫黃俠。時大來道：「你為何大膽在天津地方，打劫運官錢糧，還殺了幾個旗甲。到如今還庇護伙黨，不肯供認麼？」黃俠道：「這天津衛打劫事情，委實與犯人無干，是飛天夜叉杜小二這班人番捕誣認，以鹿為馬，把了犯人頂他的。曾經屢稟問官，國事干重大，誰肯認錯？所以犯人重冤，今生不得見天日了。」時大來道：「那飛天夜叉杜小二是何方人，你打聽的真麼？」黃俠道：「怎麼不真，他是山東人，若果是犯人，屢受重刑，那有不招伙伴，尋願自家領死的道理？」時大來故意試他道：「天津衛不是你，那梅嶺上打劫任知府的可是你麼？他如今也在這裡告你。」黃俠啞了一會，道：「梅嶺事是真的。犯人認了。卻比不得天津這案，殺人劫糧。」時大來喜道：「果然是他無疑了。」連忙叫帶出去，另日候審。

時大來退堂思量道：須拼了這頂紗帽帶不成才好。男子漢知恩報恩，斬頭陷胸，在所不惜，何況身外浮榮。遂與夫人說了，萬氏道：「此人若不能救，亦復何顏？高厚之間，縱使不獲，我同你角巾歸里，淡泊終身，也情願的。那時，失館的樣子，不要過了不成。」高進之聞得，也極力贊成。正是：

雀鼠爭粟粒，英雄共死生。

至今青島上，杯酒弔田橫。

時大來修了回文，送到堂上其中略道：

訪得天津一案，委係山東杜小二，與此地黃俠風馬牛不相及也。指鹿為馬，國是何存？殺人媚人，卑官可去。伏乞嚴著番捕，另緝正犯。無辜黃俠。應該保候云云。

那刑部尚書，見他是新科進士，有擔當。平日又極清正。且詞嚴理順。萬不可奪。即批回道：

該司猛著精神，緝拿正犯。事關重大，刻日結案，毋得怠緩。黃俠果是無辜，該司再加評審，嚴保候結繳。

時大來滿心歡喜，當下即提出黃俠來，道：「本司知你冤枉，極力辨釋，你知道麼？」黃俠道：「生死雖是小民，冤枉有於國法，犯人知道了。」時大來隨喚禁子，著他取保。禁子道：「這是重犯。小的一身難充兩役，實不敢保。」時大來喝道：「有本司在，你怕甚麼？快取保狀來。」禁產不得已，領了出去。時大來又吩咐道：「這人若不在，是你身家所關。」禁子叫苦不迭，只得回到家裡，心下只是不悅。黃俠道：「我曉得你意思了，我黃俠是頂天立地漢子，難道逃走累你不成。況受高老爺厚恩，累你就是累他了。你快去替我買些肴酒來，與你痛飲一番，今後做個相識何如？」拿出一塊銀子，也不稱多少，遞與禁子，禁子才放心出去了。回來買了一壇酒，一盤餛飩和卷子，腿羊肉，一個豬頭，一個大措。黃俠叫他收拾來享用。不半日，收拾整齊，關了門，堂上正待飲酒，只聽得有人打門。那禁子到心慌了。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外面人道：「我是刑部高爺差來，取剛才放監的黃俠，立等回話。」禁子道：「我原說這事是成不得的，這時來叫你。不是堂上翻招，就是旨意要取斬哩。不然，怎說立等回話。」黃俠道：「開門就見分曉。」禁子開了門，那人進來拱道：「高爺有請。」這正是：

魂夢驚呼無定夜，乾坤何處著安瀾。

黃俠道：「我是不避死的，且未必就死到我。只是坐在裡面，要悶死了。現成酒肴，且用一箸，就同你去。」那人見是齊整酒席，既來之則安之，也就落得叨擾一遭。吃了一會，黃俠叫拿個碗來，連吃了□來碗，那人道：「還要見官，少吃些罷。高爺候久了，請速行。」三人才一齊起身，同來到了衙門口。只見大開著門，堂上點著蠟燭火把的。那高爺坐在那裡伺候哩，那人跪倒稟道：「黃俠叫到。」那黃俠伏在階下，忽然傳點關門。那官府走下階來，一把拉了黃俠的手，往裡面就走。黃俠暗道：「這也古怪，我犯的是朝廷的罪，難道調進私衙來處我不成。」彎彎折折，走了兩個去所。正中一間書房，燈燭點得雪亮的，一席齊整好桌面，擺在那裡。讓進門來。那高爺忽然把紗帽除下，大聲叫道：「恩兄，你認得時大來麼？」那黃俠抬頭一看，才認真了，道：「呀，我說那裡恁個高老爺這般清白，誰知就是賢弟。」時大來道：「當初，只叫做風髻子，卻不曾問你真姓名，那曉得姓名又是一撮，這怎樣猜得著。」兩下拜了四拜，又請出夫人來相見。萬氏千恩萬謝，反不過意的了不得，又請出高進之來相陪。風髻子問：「別後如何得到這裡？」時大來細細說了一遍，又道：「這任提學梅氣，弄不倒人，反弄倒自家，枉做一番小人。」大家歡笑一會。風髻子又問：「高進之此位何人？」時大來又將高進之前後表白一番。風髻子大加歎賞道：「初意天下都是那人面狗心的。那曉得好人也有。只如今席上高兄這樣清高，老弟這般義俠，就是袁太常那般正直，都是古今少有的。可惜我做錯了半世人，如今也救過不及了。」拿了大犀杯，與高進之兩個吃個落花流水。又較量些武藝。講論些邊間事情，句句投機。風髻子此時真是快活。三個人就是至親兄弟，也絕沒這般綢繆的。從此，風髻子就在衙內住了。他原是坐不住的人，只為有了高進之，意氣相投，日遂比試些刀槍弓箭，卻也忘過日子了。這正是：

萍水知交話更深，□年前是受恩人。

人生自有相投處，結義同胞總不分。

卻說時大來一味做官廉明，聲譽赫赫，遍滿長安。滿朝公議，都要推他吏部。那吏部衙門，也不是輕易進去的，也要費些手腳，方能到手。這時大來一毫不照，只是聽天由命，卻又難逃的是公論。吏部不肯與他，就轉了一個兵部。時大來也不喜也不惱，就去到了兵部用任。不過兩月，卻報：俺答進了口子，逼近都城。該輪到兵部出頭了。那有錢用的司官，都推委不去。時大來是不用一個錢的，單單推了他，做個頭哨，他也不辭難。就到校場中，點了千餘兵馬，帶了風髻子、高進之兩位同去。那曉得，一出去正遇著那裡放槍，這兩個養精蓄銳久了，聞得廝殺，就象決鬥的鷄子一般，歡歡喜喜努力向前，誠斬了四五□級，又鹵獲多少輜重。飛馬銀捷，俺答也就出口去了。時大來帶兵回來，就揭到堂上，獎他兩個的功次，旨下黃俠欽授部司，高臨欽授守備，歸衙排宴賀喜不提。時大來因這遭邊功，舉朝推他知兵，就升了他莊浪的兵備道。他又挾了這兩位好漢同去。一到任，就署黃俠參將，高臨游擊職銜。從此。在邊上調兵練馬，俺答不時入寇，都被他們殺敗去了。未幾，兩人都實授了本職。又值浙江倭變，本兵又薦了黃俠禦倭副將，去援三浙。不半年，倭寇寧息，就升了寧夏掛印總兵官。走馬到任。時大來延推邊望。升了延綏的巡撫。兩下相會，極其歡洽。正是：

相期自首同歸日，莫負青年極賤時。

卻說那任提學自罷職閒居，他是個好貨的，怎受得沒官的寂寞？又打點了些銀子進京，饋遺當事，替他謀起復。當事得了重賄，無有不盡心竭力，為他相機取便。又道他是問賊罷職的，需要尋個名色方好起他。正值高巡撫升任莊浪道缺，就推他老成知兵，起升了莊浪道兵備副使。那老任快活滿意，那日帶了家眷：飛馳到任，參謁了巡撫。那時大來見報，已知得是他了。那任副使年紀多了些，一片紗帽熱中，只辦得拜眾，奉承上司，那管他姓名來歷。那一日，時大來飲酒中間，對風髻子道：「一個人與你相會，看你認得他麼？」風髻子道：「是誰？」時大來道：「那任知府還認得在？」風髻子道：「一時間卻也忘了。」時大來道：「他要相見那莊浪副使不是麼？」風髻子道：「只說姓任，那曉得就是那老無恥，或惜，當初梅嶺不曾把他殺了，留到如今，替你科甲中人弄醜。」時大來道：「這等鄙夫，殺他則甚。滿長安，這樣人也還多。無用的東西，含容他罷了。」風髻子口雖答應，心下其實不然。

一日，又報西兵入關。風髻子隨帶了本營兵馬，登時殺去。一勇所之，忘卻後備。被伏兵衝出，把他圍在垓心。時大來聞報，忙傳令箭，調高副將去救援，自己又帶兵馬來接應。那高進之聽知風髻子被圍，飛馬拼死衝殺前去。風髻子見救兵，吶喊殺出，又得巡撫標兵接應，三路兵馬一齊擁攔趕殺，直趕得二三百里方回。那風髻子得了勝回來，馬上想道：巡撫兵馬都來了，難道副使該坐享其福不成？不乘此機會結果他。再難伸此怨氣。隨即出了揭，報了本兵，其中略道：

某以一支弱卒，當四面勁鋒，被圍兩日，士氣爭先，幸爾不辱國威，旋驅敵愾。兵備任某口茸鄙材，濫叨重任，畏首怯尾，全不知兵，唯知剝削軍民，罔顧官箴行止。恣威雪憤，藐寇玩兵，陷職重圍，幾喪敵手。在本道欲借手殺職之事小，關係疆場之事大等語，云云。

本兵即時封賞，奉旨道：

任某志圖私憤，罔顧疆場，著該撫嚴審重處。黃俠功次紀錄，已有旨了，該部知道。

任兵道奉了嚴旨，次日青衣小帽，到巡撫衙門候勘。時大來傳令掩門，遂拱了任副使起來，命坐待茶。任副使道：「犯官恭候嚴罰，怎敢當老大人恩臨。」巡撫道：「你可認得當年時大來否？」任副使把眼揩了一揩，仔細認道：「犯官久已該死了，唯求天恩，開救一面。」就跪將下去。時大來道：「前事休提，只問你令愛曾字人否？」任副使道，「不瞞老大人說，小女從擄歸之後，無心塵世，久欲削髮為尼。犯官不忍相捨，尚在衙中，持齋誦佛，誓不嫁人。」時大來道：「這個機會甚妙，學生欲替令愛作伐，倘肯見許，不但解日下之厄，貴道還可以復原官。」任副使聽得可以復官，也不問作媒甚人，滿口應承道：「大人老爺，若肯提攜犯官，還具得薄薄妝奩，重新婿即所以報大人也。」說罷，又跪將下去。時大來扶起道：「還要尊重些。學生做媒，這位令婿，卻也不辱沒你。若說妝奩，這到著形跡了。不但令婿不受，連學生也不便開口。」任副使道：「一聽臺示。」這正是：

笑罵由他笑罵，好官任我為之。

不是老韓回傳，路平怎見高低。

時大來即治酒，去請了風髻子來，飲酒中間，時大來道：「一件事，要與恩兄作賀。」風髻子道：「何事可賀？」原來，風髻

子這班人俱在氣分上做事：酒字是少不得的。這色字上，他卻視之若無的。所以，這今尚未謀娶。時大來道：「要替你做個好媒。」風髯子道：「你且說是那樣人家。」時大來道：「就是任副使的女兒。」風髯子大聲道：「你忒差了，拿這樣麟種來取辱我，今日何見待之薄耶？」時大來道：「聽我細說，這賽兒小姐，且莫說他姿色，就是那種俠氣，也不可及。他自從被擄之後，雖是你的盛德，不曾受污，他女孩兒難以自明。因這些嫌疑。誤他半生未字。這不足恩兄誤了他麼？他卻誦經把素，全未怨恨。就是我那日被誘，生死在頃刻間，他不避形跡，女扮男裝，出來救我。你說這種義氣，這般才識，男子們萬中也無一的，莫說女子。恩兄為天下奇男子，若不尋這樣奇女子相配。就不是天生一對了。這媒我要做成的，休要見怪。」風髯子聽了這些說話，呵呵大笑道：

「不意明珠產自蛇腹，一聽尊命便了。」次日，時大來即傳知任副使。任副使知是嫁與黃總兵，本其中略道：總兵黃某，志存報國，奮不顧身。陷重圍於沙漠之地，蹂大敵於破衄之餘，追理痛後之痛，愈徵功上之功。但副使任某，查得委係出巡，未知烽警，及歸來，調發隨後。而大帥追逐無前，雖有遲緩之衍，顯係無心之誤。相應復任，責其報效等語，云云。

不數日，奉得諭旨，任副使謝了時撫臺，又往謝了女婿。原來，任副使先前相與的，都是那鼠竊狗偷：交談的，都是逢迎鑽刺。及至遇了恁廉明的上臺，又遇著恁豪俠的女婿，才曉得世上也有這樣一種正人君子。從此以後，一般也愛民如子，視財如土了。恰是：

蓬生於麻中，不扶而自直。

久追忘其香，如入芝蘭室。

時巡撫因替他翁婿調停，這疏內既辨白了任副使，又越彰了黃總兵之功，朝廷即日賜了蟒玉，加少保銜。時巡撫用人有功，也升了兵部尚書，加太子少保，賜尚方劍，總督三邊。那一日，時總督對著黃少保道：「恩兄，你可記得我一文錢幾陷死地時節麼？我同你如今恩榮已極，若不及早回頭，未免犯不知足之辱了。」黃少保是豪邁的人，久厭做官，說道：「言之有理，即日上本。」一齊告致仕。朝廷因念其久任邊疆，勞動有年，本上即准，馳驛榮歸。時大來因在外日多，從未生子。又是風髯子做媒，將高進之女兒勸他為妾。高進之感其恩象，正欲報答，就將女兒送了進衙。後來各生子女，竟與風髯子結了婚姻，世世往來不絕。任小姐見父親無子，就對丈夫說，接了做一家居住，與時大來也不時往來，壽也有七□多歲。這樣賢孝女兒，即是世間少有的，宜其後族衍昌也。